

中國小說選

桂辛吾友：

當着你微笑的向我說，這是命運時，我悽然不能自己的驚惶了。什麼是命運？我仰看蒼天，我俯視大地，我看着一列列的人類，我看着鳥的驚飛，我的心緒茫然！吾友，我是不相信命運的，但是我如何能夠不相信你，我如何能夠不相信研究人生哲學的你？所以從你的微笑，便是使我悽然失望了。現在並且證實，我果然是命運的狗時；唉！在這樣的深秋暮雨之候，我只有祈禱，只有懺悔。

你是知道的，我這次來長沙是我最後的冒險。我對於學校的功課已經犧牲半年了，今年的暑期，又完全拋棄在上海的大世界裏面。我這次又不上課請假跑到長沙來，許多朋友都對我驚疑——其實我也自驚——你是最能夠了解我的，也說我這樣墮落。原來你也知道，我學校的補考未完，便突然離開武昌來到此地，全是爲着她——敏蘭。

——
的緣故。

孔子聖誕節那天，到長沙的第二日，我和你到南門遵道女子中學去訪她的時候：一隻黃狗迎面吠上來，你驟然說：這是命運的象徵。我大吃一驚，不解所謂。我又追問你，你微笑着，變作滑稽的語言。果然，門房冷然的拒絕我們進去說：她們全隊到烏盆嶺旅行去了。你又提到「命運」的話。只有低頭望着門扇苦笑。

那時，你勸我馬上回武昌去。但是我還沒有死心，決計再留一個星期，預備國慶日連袂渡江，去瞻仰在麓山的先烈之靈。

這幾天的清明天氣，又重新鼓舞起我的青春。我去訪問了許多同學老友，我去問候了我十年不見的姑媽。「命運究竟是無力的，」我很驕的向你誇耀時；你沈吟而且踟躕着說：「看吧！」又果然黃昏的晴靄，忽變為暮天的風雨。於今，吾友，我雖然不相信上帝，也要跪在十字架虔誠的頂禮了。我是命運的屈伏者，我了悟我的弱小了。從此我再不敢有什麼希冀，從此我不敢有什麼追求，再不戀戀瀟湘之浦了。我決計在明朝，國慶日的風雨裏面，搭車回到武昌去。唉！命運如此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？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以傾訴鬱積的情懷。他給了她這封信後，只佇望雙十節的來臨了……

這幾天都是清明的天氣，他趁此閑暇，去問候他的姑媽。原來小時候離別了十餘年沒有看見的姑媽，已經不能認識了。姑媽笑着說：「十幾年沒有看見，難怪萍兒長得這麼大了。」她問他爲什麼事回長沙來，他說是回來看她的，她笑中間吊下淚來了，她說七八年沒有聽到鄉裏的消息了，她問他祖父還健康不？祖母想必身體很弱了？伯伯怎樣？父親母親可好呢？你的弟妹有好幾個了？他告訴她祖父已經死去六七年了，祖母也是三四年前死的；伯伯已經老得很可憐了；他的父親這幾年來，也沒有往常健康，母親更時常抱病；大姑媽和二姑媽都去世了，弟妹却添了三四個。她聽了竟忍不住哭起來，他也陪着吊下雙行的淚。她又問他成了婚沒有，他說沒有。她告訴他現在有一種什麼「自由戀愛」「自由結婚」的邪說，叫他要千萬謹慎，不要走入壞路去了。他在她姑媽家裏吃午飯，他又講了許多鄉間的故事給她聽，但是他十餘年沒有回家鄉的姑媽，事事都足以引起她的傷感，他便不說了。到了晚邊，他辭謝他的姑媽出來時，她問他什麼時候回武昌去，他說沒有事了，明天回去。他的姑媽又揮着淚說：「那好，回學校去發憤用功，要是將來能夠立身創業的時候，就算做姑媽的光

榮呢……」

星期五的那天，他從旅館裏出來時，太陽已經很斜了。雖然還是和夏天一樣的，血球般四射的光芒照臨着，而照在人們的夾衣身上，只有薄薄的溫意，狹隘的長沙街上，人力車上的男女們，熙來攘往，因為明天是雙十節了，他花了幾塊錢在衣舖裏面買了一件新夾衣，又剪了頭髮，到盆塘裏面洗了澡，傍晚時候，他還陪着他的朋友張君，旅法學生的歸國代表，到他的母校去演講「最近世界之趨勢」。

呵呵，真是風雲變幻難測呢！當着演講廳拍拍的掌聲，表示熱烈的歡迎時候，霏霏的微雨已經稀疏地落下來了，那正是五點四十五分鐘，他本想站在演講廳的門邊，觀望風色，但那位教務主任先生，偏要請他到講台席上坐，以表示對於來賓的尊禮，而那位善於言辨的張君，經過很嚴密地證明最近世界之趨勢是非和平的，非大同的，還是軍國主義世界，還是在演「生存競爭，優勝劣敗」的達爾文公式的時候，高呼一聲「救亡」，全場都變為緊張的，嚴肅起來。但是他的心靈，却已飛到窗外。等到七時散會時，已經秋風秋雨滿江城呢……他想到這裏，雨聲稍為稀疏一點；忽地又一陣加緊的西風，向百葉窗吹打過來，又驟地幾陣

雨聲瀟然。當此淒風苦雨之夜：「唉，這回是沒望頭了！明天是一定不會晴的。」雖然他自己覺得若是不天晴，風雨渡江，更爲多趣；雖然他覺得站在麓山頂上，看看秋風掃去的落葉，看看秋雨籠罩的江城；或者倚着愛晚亭畔，聽聽青楓峽的秋聲，聽聽澗底的流泉；這更是有詩意的欣賞，但是她，敏蘭是決不會去的。喲！「呵呵，悔不該到長沙來！悔不該到長沙來！」他想到他的姑媽這樣誠樸的勸他努力念書，而自己竟這樣的墮落；他又想到他謊語哄着他的姑媽，說立回武昌去，真是罪該萬死呢！或者他的姑媽以爲他已經回到武昌在用功念書了，殊不知她的不肖的姪兒，還在長沙流浪呢！他又想到學校的補考久已過期，學分是沒有了；希望了，這個學期的功課已經過了六七週，也算完了；他又想到半年來的失戀苦痛；他想到自己學業荒疎，已經一年沒有翻過書了；他又想到自身前途的暗淡，不由自己的哭起來，而窗外的雨聲，更纏綿揪急，沒有休止之勢。

——唉！「枕前淚共窗前雨，隔個窗兒滴到明。」

(三)

國慶日——「萍從夢裏醒過來，陽光很強烈的射在百葉窗的玻璃上，他向大空迷離

望去，碧天一洗，真是滕王閣序所謂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，一輪淡黃的太陽，打斜的升到半天，遠遠從郊外望去，那西邊的郊外，望去晴空的高藹，飄渺的藍天，清明的秋色，江水已經淺落了，兩岸浮出坦平的沙洲，麓山已經披上滿身的紅葉了，牠站在重霧中，被耀眼的陽光映射着，在羞羞地掩面偷視着呢。他——一萍——深自懊悔，不應該那樣幻想，不應該那樣有過敏的神經，他想到昨夜的暴風，又不知吹去麓山的紅葉幾許，給遊人的感傷了，無力的太陽，要射來多少暖意，嫋嫋的西風，也吹來幾許悲涼，楓林失翠，衰草添黃，呵呀，這清新的秋風裏的太陽，呵呀，這新粧的暮雨，煊染的山光，添來多少景象，添來他和她多少的觀賞，吟話？他已經等不及遲緩的早膳了，吃了幾個麵包，便匆匆叫輛人力車到遵導女學去訪她。

「喂！會敏蘭先生，勞你的駕進去通報一聲。」

「敏蘭先生沒在家，你——貴姓？」

「姓吳。」

「呵，你是吳一萍先生嗎？她寫一封信交給你的，在這裏」……一萍拆開信來：

一萍吾友：

我現在不知怎樣向你道歉，才能夠贖我的罪了。這只能怪命運吧，我昨晚七鐘還沒有料到的，忽然一個霹靂——家裏專人送來一封信，急如星火的要我回鄉裏去，什麼事呢，母親病了。我的心飛了，女兒的心飛了。愛友，當我今晨急切的離開省城，沒有親來要求你的允許時，千萬請你原諒呀，爲我母親的病。

並且我還恃我們的愛的保障，要求你：在這裏流連不是無益的嗎？完全是我的緣故，犧牲了你這許多時，我實在不安。假如你能夠今天便搭晚車回武昌去，在學業上努力發揮你的聰明，那也算贖我的罪於萬一了吧。

祝早安！

敏蘭別辭

「唉！……」

「所謂『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不測禍福』，這竟成我的識語了……雖然，命運究竟是無力的，牠只能離間我們的形，却不能離間我們的心；我只是要求這麼一個愛我的心，我只是要求這麼一個愛我的心……」他讀完了敏蘭的信，又驚又喜；驚的呢，是這次回湘的幻，望，都成了泡影，回憶中只有犧牲；喜的呢，是敏蘭對的他有這樣可驚的愛，能夠安慰他。他走

出導女學，又走到省立師範去，會桂莘，也沒會着。漸漸太陽又向西邊打斜了。

「呵，今天是雙十節，今天是國慶紀念日，我就這樣辜負此大好風光嗎？我就這樣消磨這極有意義的紀念日嗎？到麓山去消受國慶日吧！到麓山去消受國慶日吧！」

當這般的夕陽好景，他一個人走向麓山來。

（四）

小朋友，麓山去吧？你看嶽麓山上面多少的紅男綠女呀？你只要渡過水陸洲，渡過江的那岸，便會看見連畝的阡陌，層疊向岡巒了。呵，那青蔥帶翠的，不是青楓峽嗎？那白色的尖塔，高聳林表的，不是蔡松坡的墓嗎？不是黃克強的墓嗎？從靈官渡一條坦平的大馬路，直達麓山之顛。沿途鬢行髮影，裙釵如雲。而雲麓宮上面的望湘亭，那是麓山最高的峯了，許多遊人於瞻仰了偉大的革命先烈之墓後，這裏就是他們休憩吃茶之所。敏蘭因為今天遊山過量的興奮和奔走，已經不勝其疲倦了，同桂莘坐在望湘亭上吃茶。她倚在他的肩膀上，唱了幾支西洋的愛情歌曲，桂莘驕傲的微笑着：

「你看吳一萍是傻不是傻，哼，他居然從武昌跑回來找你呢。」

「不要再提了，我真苦不過他的糾纏，只好假着說：『我的母親有病，回鄉去了。』她說時，回眼望着桂莘媚然一笑：『你看我的方法好不好？』」

「不過我們總應該感激的；要不是他的介紹，我們怎樣會認識的呢？」

「呸！感謝他的鬼！只有你們都是好人，你既然感激他，爲甚麼又欺騙他？」

「話不是這樣說——呀，你看？」

「那是誰？」

「那是吳一萍……呵呀……低聲些！」

「不要讓他看見我們了，桂莘，我怕……」

經過白鶴泉，經過蔡松坡的墓廬，經過松坡墓，黃興的墓，一萍已經走到望湘亭底下，飛來樹的古樹邊了。

——呵，那一線一線的白雲天！

——呵，那遠處點點的江帆！

——呵，那一隻一隻南飛的北雁！

「萍」呆呆地望着了。他想：在這樣一個最值得紀念的雙十節，晚秋的天氣，當此「夕陽無限好」的黃昏時分，要不是敏蘭因母病回家，而結伴遊山，那末，他們一定要攝佩黃花的清芬，致祭於烈士的墓前，她一定要唱起悲壯的革命歌，來象徵死烈的偉大了；或者坐在楓峽底下，他不倦的講許多革命先烈的故事，給她聽後，她也要把那老聽不厭的西洋愛情悲劇詩，很悽然唱給他聽了。要是以麓山的秋色作背景，那末，畫家所畫出來的自是「愛神的驕傲」，決不是「暮秋的淒涼」。但是敏蘭的母親病了——他在這裏虔誠的祝福愛友的母親健康——命運如此，還說什麼呢？夕陽已經倒下西山的背景，山下的營寨裏，吹起了歸隊的軍笳，他慢慢走下山麓來。

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作於武昌大學。

一個流浪人的新年

成仿吾

一
基督聖誕節也過了。那小的街，大的街，一天一天的都活潑起來了。我們若借用他幾句現存的話，那麼，這繁華的都市，在沒入於一個夢境，一天深似一天的，那夢境的氤氳，一天濃似一天的。

他可以由他所住的市外，指給我們看那一大堆模模糊糊的建築。霧一般的青煙，和着濃濃的水蒸氣，好像一重柔軟的薄幕一般，把她輕輕的遮住了；有時又好像天女拖着霓裳，受着舞後的餘波，還在顫動不已。那些市街，好像曉霧包中的一朵鮮花，時時反射着微弱的光芒，其實她正在貪她的酣夢。

從那蒼白色的低空裏，大自然在不住地奏她莊嚴的交響樂！一切的東西，好像受了大自然的命令，都在參加她的交響樂。在這偉大的鼓動中，他們一個一個的，倒好像在守着他們的沉默。在這慈母的諧音中，小兒在貪他的酣夢。

松樹和幾種長青樹以外，隨便到那裏都只看見一樣的空枝，間或有兩三片枯葉，都是戰戰兢兢的在那裏搖擺，只等他們最後的宣告。他——一個多年的流浪人——每天踏着淒淒淒淒的枯葉，跑到街上幹完了他的事，又淒淒淒淒的跑回他住的地方，他知道這一年又剩不到幾天了。不過他的感想就盡於這一句話。因為他過的是那麼樣單調的生活，他知道冬天去了，又是春天；夏天去了，少不得又是秋天。大自然在他眼裏，也好像不過在奉行故事，同他一般。過年這事情，對於他的生活的影響，就是乘着年假，休息得幾天，有時候這幾天年假，反使他無聊得不堪。他隨便到那裏，都只一個人。他有兄弟在他的本國，但是他老早就不想他們的事了。他想：我想他們的事，就有什麼好處？只落得一身的煩惱罷。他也不知道到這地方幾年了。若不是他平素每天看報，他定會把年月都弄不清楚。他的臉總帶着一種慘黃色；他的眼睛，好像被什麼東西壓住，開不起的一般，小得不稱他長瘦的臉；并且時常注視他的前面，好像在默想什麼似的。

二

這一天已經是二十八了。他望着市內行去，走到了坐電車的地方，他就跳上一條電車

坐下。那兩邊的街都已經裝飾好了。他走馬觀燈的一般，看了一些紅紅綠綠的東西。早把他的眼睛看花了。他閉着眼睛，讓電車拖着他去。

他坐到一个地方，跳下車來，望着人海裏面一擠，夢一般的，任他的兩隻腳拉着他跑。

市內的空氣，濃得差不多連呼吸都很困難。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。那一家一家的裝飾，和那陳列台上的物品，對他好像沒有什麼引力的一般。這不是因為他的感受力不靈敏。他覺得去年的冬天，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樣。他們也曾把這些市街，紅紅綠綠的裝飾了一遍，沒有幾天，又把他都撒了。他到如今還不知道爲的什麼原故。所以這些裝飾，都好像是前幾天見過的東西；也喚不起他的好奇心，也沒有什麼奇怪。

他不解他們爲的過一個年，何以就忙到這般田地，那街上走路的人，光着兩隻小眼，都好像到那裏去搶飯吃的飢民一樣。無數的汽車，野獸一般的，狂號怒吼，跑去跑來，光景驚心得很。電車的聲響，汽車的怪聲，腳踏車的鈴子，和人的呼號，喧擾得更不可耐。但是他只低着頭往前走，倒像聾子一般；好像這些聲音，在地球上互相消殺，他反聽不見什麼聲音。

他想過年這個事情，不過說地球圍着太陽跑了一個圈子。但是地球的軌道，是一個橢

圓。誰知道她最初是從那裏跑起的？或者我們過年的時候，地球已經跑過了她那出發點幾十天，或竟還差幾十天，也誰知道？若說是人類想革新他們的生活，任意把這一天作一個起點，他不信人類這樣的生活，還可以革新。他想這樣的革新手段，恰足增他們的疲倦，因為連這手段，都早變成了一個公式。

三

銀白色的雪花，紛紛飛落，不到一個早晨的工夫，早把一個暗淡的世界，用一層流動的光明包好了。他想起他一個朋友所作的詩，有這麼一首，他念了又念：

「一個白銀的宇宙！

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爲了光明流去，

啊 Open Secret 呀！」

那街上的雪，也慢慢的增高起來。這天已經是三十一號，街上的人更多，一個個的身上都添了幾片雪，像花樣一般。各人所吐出的水蒸氣，在那冷空氣中半晌才能消滅。

這晚他坐着電車回家裏去，車上的玻璃窗都被水蒸氣蒙蔽了，外面通是漆黑的，只見